

夏日的阳光像一把金色的刷子，将操场上的塑胶跑道晒得发烫。我蹲在起跑线前，手指无意识地抠着鞋带，耳边传来裁判老师调试发令枪的金属碰撞声。这是校运会800米决赛的早晨，而我正为半年前那个冲动的决定后悔——明明短跑成绩平平，却因为同桌小雨的一句“长跑最能锻炼意志”就报了名。

“各就位！”发令声刺破空气的瞬间，我的小腿突然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。前两周训练时摔在跑道上的擦伤明明已经结痂，此刻却像被火苗舔舐般灼痛。余光瞥见左侧跑道的小雨朝我比了个加油的手势，她马尾辫上的蓝色蝴蝶结在风里一晃，像湖面漾开的涟漪。

第一圈结束时，我的呼吸已经乱得像散落的算盘珠子。喉咙里泛着铁锈味，汗水顺着下巴砸在印着班级编号的背心上。经过班级休息区时，此起彼伏的“加油”声浪中突然冒出一声嘹亮的口哨。是总爱在数学课上叠纸飞机的小杰，他正举着矿泉水瓶当扩音器：“蜗牛都比你快！”。这句话惹得周围同学哄笑起来，我却莫名从刺耳的笑声里抓住一丝力量——至少有人在意着我的存在。

拐过最后一个弯道时，我的视线开始模糊。观众席上五颜六色的班旗融化成晃动的色块，像被雨水冲刷后的水彩画。就在脚步逐渐沉重时，一道身影突然从跑道外侧冲了进来。穿着白色校服的小雨竟然违反规定闯进内场，她跑在我斜前方两米的位置，高高举起右手：“看着我的手掌！跟着我的节奏！”她摊开的掌心里，用荧光笔写着“吸——呼——吸——呼”。

最后的直道长得仿佛没有尽头。看台上的呐喊、主席台的广播、甚至自己的心跳声都渐渐远去，世界里只剩下前方那个晃动的蓝色蝴蝶结，以及掌心规律起伏的荧光字迹。当我的胸口重重撞向终点线时，电子屏显示的小组第四名让好几个同学发出惋惜的叹息，但小雨已经架住我摇摇欲坠的肩膀，往我嘴里塞了颗薄荷糖。

傍晚颁奖仪式结束后，我在器材室门口听见体育老师的谈话：“那个坚持跑完全程的女生，虽然没拿到名次，但比昨天退赛的种子选手更像运动员。”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我低头看着运动裤膝盖处洗不掉的草渍，突然发现疼痛不知何时变成了勋章。

回家的公交车上，车窗外的晚霞正在燃烧。我摸出口袋里被汗水浸皱的号码布，终于读懂跑道教给我的秘密：真正的胜利，从来都不是超过多少人，而是明明可以停下时，选择继续向前。